

《尔雅诂林》的编纂出版及其成就

林 河

朱祖延先生主编的《尔雅诂林》，约1000万字，最近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一)

《尔雅》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编纂的词典，有人还认为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百科性质的工具书。这部书的著者和著作年代，学术界基本认同这么一种观点：最初成书当在战国末年，是当时一些儒生汇集各种典籍词语的训释资料编纂而成，并非一人之作。此后流传至汉代，又经过经师儒生的陆续增补，才成为今天所见到的《尔雅》。所谓“尔雅”，意思是以雅心之言解释古语、方言，使古语、方言近于规范。

《尔雅》自定型成书广为流传以后，由于自身的文献价值，和某些方面存在的不足，吸引了许多专门家从方方面面面对它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或注疏、考辨，或引证、图解，或辑佚、校勘，以多种方式阐释其义，《尔雅》研究代不乏人。

从汉至晋，注解《尔雅》的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郭璞等，而传至今日的，唯郭璞一家，其余早已亡佚。郭璞的《尔雅注》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尔雅》注本，它用晋代通俗的语言解释《尔雅》中的古语和方言，是后人研读《尔雅》的

津梁。六朝至唐，为《尔雅》注音释义的有沈旋、施乾、谢峤、顾野王、裴瑜、江灌、陆德明等。今行于世的唯有陆德明《音义》，其他都未能流传。宋真宗咸平初年，邢昺等奉敕撰《尔雅疏》，邢疏虽有烦琐考证之弊，但征引广博，搜求先秦到隋唐的资料很多，以后被收入《十三经注疏》连同郭璞注合为“《尔雅》注疏”，是《尔雅》注本中影响最大的注本。宋人除邢疏之外，另有郑樵的《尔雅注》、陆佃的《尔雅新义》。二书均有不少疏略之处，但间或别出新义，时有可采。有清一代，考据学蔚然成风，有关《尔雅》的著述不下百家。别其种类大致可分为：①辑录佚注；②经疏校勘；③正字匡名；④郭注补正；⑤名物考释；⑥日记札录；⑦疏证集解。此外，在清人的群经总论、文集、笔记中，论及《尔雅》的也有不少。清人研治《尔雅》，成绩和影响最大的是邵晋涵《尔雅正义》和郝懿行《尔雅义疏》。郝氏的书比邵氏晚出，精博在邵氏之上，是《尔雅》注本最详备的本子。注释力求从音义关系上疏通词义，并根据实际的观察疏解名物。但在因声求义方面差错较多，所以王念孙又著《郝注刊误》专一为之纠正错误。近代至今，王国维、刘师培、黄侃、杨树达、殷孟伦、徐复、周祖谟诸位先生，研究《尔雅》多出新意，周密细致超过前人。他们的著述，对今人研读《尔雅》，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

《尔雅》的流传，亘二千年而不衰，可以与许慎的《说文解字》媲美，故“许学”、“雅学”在汉语史上有“双璧”之誉。近人丁福保为研治《说文》者节省翻检之劳，经历近四十个春秋，收集、整理、汇编有关研究《说文》的文献资料，编纂出版了《说文诂林》。全书分“正编”和“补遗”，合计收书228种，总字数约1600万字。丁氏集万卷书于一书，并按《说文》字头剪截重新组合，受到语言文字学界的欢迎和赞誉，自此，攻读《说文》者借以深研，无不有左右逢源之便。据说，丁氏完成此作之后，又收集《尔雅》研究文献二十余种，仿《说文诂林》体例编纂《尔雅诂林》。可惜，此书未能完稿。未完稿现收藏在国家社会科学院

图书馆里。丁氏的所成和未成，其学术事业的远见卓识、与人方便的博大胸怀以及不避艰难的精神，皆为学术界所景仰。

为继承前人的学术事业，圆满前人的学术功德，一九八六年《汉语大字典》完稿以后，朱祖延先生随即组织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同仁，开始收集有关《尔雅》研究的文献资料，计划仿照《说文诂林》编纂《尔雅诂林》。在殷孟伦、顾廷龙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两年的辛勤搜集，从北京、上海、四川、山东、湖北等图书馆复印、照相收集到有关书籍 120 余部。经过缜密思考，反复讨论研究，制定了《尔雅诂林》编纂方案。当时约定由中华书局铅印出版。一九九一年，在湖北省新闻出版局的关心下，经湖北教育出版社与中华书局协商，这部书改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早期中华书局的约定，以及编辑参与制定编纂方案，促成了这部书的编纂，而湖北教育出版社耗资巨大，才使这部书得以出版。

这部书的编纂出版，是古籍整理界、汉语言学界的一件幸事，在编纂过程中，始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和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的关心和支持。

从一九八六年开始收集资料，到一九九六年出版，十年有余，编纂者和编辑的辛苦是不言而喻的。《尔雅诂林》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名为《尔雅诂林》（影印），后一部分为《〈尔雅诂林〉叙录》（排印），内容编排各有分工，而前一部分的编纂整理工序尤其复杂，除收集文献资料外，主要有如下几道工序：①复印扩大或缩小两套，一套用于标点（草本），一套用于剪截裱贴；②描写（用于剪截裱贴的一套，字迹不清的必须描写）；③剪截裱贴；④修补（剪截裱贴好的底稿，有不干净和不整齐的还须修补，以便达到影印的良好效果）；⑤标点过录（将草本上的标点过录到剪截裱贴好的底稿上）；⑥校对。丁福保当年编纂《说文诂林》也是用的剪截裱贴办法。不过，当时用不着复印，也不可能复印，直接用原书剪贴。另外，《说文诂林》没有标点。复印扩大或缩小，是

因为原书大小不一，为求版本大小一致，必须做这项工作。其余五项都是极其精细的活。为保证质量，不能要求速度，但洋洋千万言的大著，如果旷日持久，既费时又费力，又不能不讲究速度。所以，几度春秋，严寒酷暑，编纂者日以继夜，在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部书的编纂。如今翻开这部错落有致，图文并茂的巨著，我们发现，不仅其内容可资学者之参证，而且样式还称得上是一种可供欣赏的艺术品。此足以安慰辛苦多年的编纂者。当然，这与编辑和印制者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

《尔雅诂林》计六册，前五册是《诂林》“正编”，后一册为《诂林》“叙录”。正编分上、中、下三卷，计800余万字。上卷又分为两册，内容包括释诂一释亲；中卷一册，内容包括释宫一释水；下卷也分为两册，内容包括释草一释畜。为了使六册的装订页码大致相当，没有按照《尔雅》传统的上、中、下三卷内容分卷。

所谓“诂林”，诂者，古语词之解释也；林者，众多也。意即将许多同一类型的解释古语的著作按照一定的要求汇为一编。经过广泛搜集，精心筛选，《诂林》“正编”共收自汉至今研治《尔雅》的重要著作94种。选择书籍基本依据这样两项原则：①有一定的学术性，与前人的著作比较，在内容方面基本不雷同；②有些书籍虽然学术性很强，但在体式上不是按《尔雅》条目依次分解的，如总体论述和综合解释性的著作，《诂林》不收。所收书籍在版本选择方面务求其善，但依据本书剪裁裱贴、影印的特点，少数书籍虽然善本尚存，同年代久远、文字漫漶，编纂者只好割爱换用其他版本。94种书大体分成如下几类：

1. 古注解佚类 14种：黄奭汉学堂丛书本《古义》（以下书名大多仿此用简称）、马国翰长沙湘远堂刻本《辑佚书》、王仁俊上海古籍出版社本《辑佚书续编》、王谟汉魏遗书钞本《图赞》、严

可均观古堂汇刻书本《图赞》、钱熙祚百部丛书集成影指海本《图赞》、余萧客乾隆六十年刊本《钩沉》、臧庸槐庐丛书本《汉注》、吴騫拜经楼丛书本《孙氏正义拾遗》、严可均木犀轩丛书本《一切注音》、叶蕙心李氏半亩园刊本《古注斟》、陶方琦汉孳室遗书钞本《古注斟补》、王仁俊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汉注辑佚》、许森民国石印本《郑注稽存》。

2. 集解、补注类 35 种：陆德明通志堂刊本《音义》、卢文弨抱经堂丛书本《音义考证》、陆佃粤雅堂丛书本《新义》、郑樵学津讨原本《尔雅注》、董桂新稿本《古注合存》、姜兆锡寅清楼刊本《注疏参义》、周春观古堂汇刻书本《补注》、邵晋涵邵氏家塾本《正义》、刘玉麀广雅书局刊本《补注残本》、刘玉麀食旧堂丛书本《校义》、郝懿行咸丰六年刊本《义书》、王念孙殷礼在斯堂丛书本《郝注刊误》、龙启瑞皇清经解续编本《经注集证》、王闿运湘绮楼全书本《集解》、尹桐阳衡阳学社石印本《义证》、钱坫皇清经解续编本《释地四篇注》、黄世荣文惠全书本《释言集解后案》、刘师培遗书本《虫名今释》、翟灏木犀轩丛书本《补郭》、戴葢经香阁刊本《郭注补正》、钱坫皇清经解续编本《古义》、李曾白补刊本《旧注考证》、潘衍桐浙江书局刻本《正郭》、朱学聃民国二十五年印本《诤郭》、王树枏资阳莫文室自刻本《郭注佚存补订》、王树枏王氏陶庐丛刻本《说诗》、汪柏年苏州文新印书馆铅印本《补释》、沈廷芳四库全书本《注疏正字》、江藩邗斋丛书本《小笺》、王引之四部备要本《述闻》、严元照广雅书局刊本《匡名》、姚正父咸丰刊本《启蒙》、王葢黄侃评本《正名》、马宗霍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印本《本字考》、黄侃上海古籍出版社本《音训》。

3. 日记札录类 27 种：吴浩四库全书本《义疑》、包锡咸学古堂日记本《日记》、杨赓元学古堂《日记》、武亿苏州护龙街中文山房刊本《考异》、李塨赐锦堂刊本《笔记》、朱亦栋武林竹简斋刊本《札记》、龚元玠嘉庆二十三年刊本《客难》、高希槐湖北

官书处印本《证异》、胡承珙求是堂刊本《古义》、洪颐煊道光元年刊本《读尔雅录》、冯登府皇清经解续编本《诂答问》、冯登府稿本《古义补》、刘椿敬信斋刻本《蠡管》、赵履和咸丰十年刊本《考异摘要》、陶起庠陶氏家塾本《心畬》、王仁俊学古堂日记本《日记》、蒋元庆（同上）《日记》、董瑞椿（同上）《日记》、董瑞椿（同上）《补记》、王松清（同上）《日记》、陆锦燧（同上）《日记》、徐孚吉南菁书院丛书本《尔雅诂》、缪楷南菁书院札记本《稗疏》、吴修祜光绪十五年排印本《旧学加离》、于鬯中华书局本《校书》、陈晋教育书院丛书本《尔雅学》。

4. 校勘类 8 种：彭元瑞同治十二年重刻本《石经考文提要》、阮元皇清经解本《校勘记》、汪文台江西书局刊本《校刊记识语》、许光清涉闻梓旧丛书本《校勘记订补》、孙诒让齐鲁书社本《校记》、张宗泰积学斋丛书本《注疏本正误》、刘光蕡陕甘味经刊书处重校刊本《校刊札记》、周祖谟江苏教育出版社本《校笺》。

5. 音释类 8 种：佚名上海同文书局影印本《音图·音》、周春奥雅堂丛书本《直音正误》、周春（同上）《音略》、孙诒山渊堂刊本《直音》、王祖元丛书集成初编本《直音校正》、杨国桢湖北崇文书局刊本《音训》、干朝梧干氏刻本《音释》、佚名上海同文书局影印本《音图·图》。

以上计 92 种，另外两种是郭璞《尔雅注》，采用影复宋蜀大字本；邢昺《尔雅疏》，光绪四年吴兴陆氏十万卷楼仿宋刻本。

《诂林》“正编”以《尔雅》条目为纲，以诸家的训释为目，按《尔雅》各个条目，分别排列组合诸家的解说。《尔雅》条目的划分，历代注家不尽相同，《诂林》采用郝懿行《尔雅注疏》本的经文划分。如果它书与郝书划分不统一，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它书划分两条或多条而郝书仅为一条者，则将其内容统属一条之中；它书划分为一条而郝书划分为两条或多条者，而且又牵扯难断，则将其内容合并归于郝书所划条目的末条。在排列次序上，各个条目之下首列郑注、邢疏，然后按上述介绍的五大类书目次序排列。

各类书籍基本按照它们的始刊年代为序,如果两书内容关系密切,则紧相随从,不以时间为限,例为唐陆德明《尔雅音义》之后紧随清卢文弨《尔雅音义考证》。凡有图解者,均附于每条之末。全书内容不以作者先后年代为序,而以类相从,在每类之下又以著作刊刻时间为序,既客观地反映了学术的传承性,又使同一类著作起到了相互参证、相互驳难的作用。诚如本书《序》所言:“昔王引之序《经籍纂诂》有云:‘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今是书编成,汇《尔雅》众注于一帙,百家之说,或相增补,或相驳诂,翫缕而陈,莫衷一是。学者手此一编,循览故训,考核异同,瞭然如指诸掌,无翻检之劳,得筌蹄之助。其为功又岂在《经籍纂诂》之下哉?”

《诂林》“正编”的标点,由于受影印书籍的限制,仅用顿点、圈点两种符号将句子断开。《尔雅》经文依郭璞注的意思点读。虽然未能给读者提供一部按新式标点法标点的《诂林》,但将句子断开也增强了它的可读性。

《尔雅诂林》叙录约200万字,内容包括:①《诂林》书目提要;②《尔雅》及其研究专著序跋汇编;③当代《尔雅》研究论文选编;④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尔雅》研究资料辑录。

《诂林》书目提要共144篇。这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书目提要著作收集《尔雅》有关研究论著最全面的一种。提要内容一般包括卷次和著录情况、作者简介、内容述要、学术简评、版本流传等几个方面。《尔雅》及其研究专著的序跋汇编共计154篇,郭注本10篇,古注辑佚本40篇,唐宋以下注本104篇。

这是研究“雅学”史不可或缺的资料。收集当代学术性较强的且内容也不重复的论文8篇。《尔雅》研究资料辑录,又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研究专著、论文辑录和研究专著存目。研究专著计21种,清人13种,近人8种。这些主要是不便分条收入《诂林》的著作和《诂林》未收而有整理价值的手稿本、手抄本。手稿本有清人陶方琦的《尔雅汉学义证》,手抄本有清人沈锡祚的

《尔雅义疏校补》和清人周嘉璧的《尔雅比类便读》等。编纂者对其作了全面的整理，必要的地方还加了文字勘注。这些论著的纂集，给治《尔雅》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其中不乏理论和史论性的阐述，如李元音的《十三经西学通义·尔雅》和蒋伯潜的《十三经概论》中的《尔雅解题》、《尔雅述要》便是。论文辑录尤其珍贵，约40万字，是编纂者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百余家文集、笔记中选录出来的，自足珍重。另有一些专著，计41种，其中部分亡佚，均在《叙录》后列目存参，以备研治《尔雅》者查考。

《叙录》是《尔雅诂林》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的部分内容起着导读《诂林》的作用。同时，由于受《诂林》“正编”的体例限制，许多文献资料只能以“叙录”的方式收集，对“正编”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这样“正编”和《叙录》合为一体，则形成了《尔雅诂林》的完整体系。

(三)

《尔雅诂林》的编纂是一项巨大而又艰苦的工程。《诂林》的编纂者干了有人想干却干不了的事情。因为仅靠一人之力，没有一个团结协作并具有奉献精神集体，是完成不了这项大工程的。也可以这么说，编纂者干了有些人能干而不想干的事情，因为在有些人看来，这不过是文献资料汇编的一个单纯的技术操作工程而已。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完成这部巨著，即便是单纯的技术操作，其编纂的主要骨干力量，没有文献学、训诂学、辞书学等学科综合的较为深厚的学术造诣，则难以担当此任。《诂林》以其丰富的内容、可靠的资料、严谨的体例、美观的版式，向人们展示出它是在一定学术原则指导下进行并具有一定学术性的产物。

指导这部书编纂的学术原则以及这部书的学术性，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 编纂者是以很高的学术眼光选择这个课题的。胡朴安著述

我国第一部《训诂学史》著作，其中第一章就是论述“《尔雅》派支训诂”，其它分别是“传注”、《释名》、《方言》派支训诂。可见《尔雅》在训诂学史中的重要地位。两千多年的《尔雅》研究成果，特别是清人的研究成果，如果不能相对集中，给治雅学者提供方便，对于训诂学史的深入研究一定是个重大缺憾。《尔雅》与《说文》在语言学史上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丁福保编纂出版了《说文诂林》，为文字学的深入研究立了大功。历史又过将近一个世纪，《尔雅》的研究有了新的积累，没有一部类似《说文诂林》的《尔雅诂林》，一部厚重的《中国训诂学史》是难以著成的。

2. 编纂者是以很高的学术要求编纂此书的。《尔雅诂林》载有一篇朱祖延先生亲自执笔的序言。这篇序言扼要地介绍了《尔雅》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并着力概述了有关《尔雅》的研究历史。特别是清代，研治《尔雅》的著述如林，序言根据不同体例区分了著作的不同类型，并对代表之作邵氏《正义》、郝氏《义疏》的优劣进行了比较评论。这是一篇难得的《尔雅》研究史论文，其思想对于《诂林》的编纂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尔雅》研究的历史状况，并对《诂林》所收书的内容有个大概的了解，编纂者从学术的高度，对144种释《尔雅》的著作，都撰写了提要。进行学术评价，大大地提高了这部书的学术层次，同时也为研治《尔雅》研究史指示了门径。入选《诂林》的94部书，除了在学术质量和著书体例上有所选择外，版本要求也很考究。如郭璞的《尔雅注》采用影复宋蜀大字本，邢昺的《尔雅疏》采用光绪四年吴兴陆氏十万卷楼仿宋刻本，是比较后选择的善本。编纂者在收集《尔雅》文献资料时，在正式编纂之前，还专门撰写了《〈尔雅郭注〉版本述略》、《〈尔雅〉主要研究著作版本考》等论文，对提高这部书的质量无疑是有帮助的。

3. 编纂者是以严肃的学术态度完成这部书的编纂任务的。通

过上述许多内容的介绍，均能体现编纂者的学术责任感。

《尔雅诂林》既是一部大型的古籍整理著作，也是一部资料更为丰富的百科性工具书；它既是一部《尔雅》大全——训诂学的重要参考书，也不失为一部大型的资料性辞书。因此，以古文献整理的角度看，这部书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

1. 标点整理，给治“雅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尔雅》的内容，涉及古代名物尤多，《释宫》、《释器》、《释乐》、《释天》令许多初学者望而生畏；草、木、虫、鱼、鸟、兽、畜，倘若不通“古今同物而异名”者，有些无异于读天书。哪怕是解释《尔雅》的著作，也有一些是非常艰涩难懂的，如宋陆佃《尔雅新义》，虽然不乏新见，但由于刻意求新，恣意发挥，乃至妄逞私臆，附会之言往往不知所云，有了标点句逗则能帮助读通。在古文献两行文字的夹缝中加上标点句逗，然后影印出版，使古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从形式上发生一些变化，以适应读者的需要，这也不失为古籍整理的一种好方法。

2. 《诂林》收书之多，有保存古文献使之流传的功用。我国的文献典籍，依赖丛书、类书得以保存流传的不在少数，尤其是文献价值并不是很大，或文献价值暂时未被人发现的图书，单本传世，很难保持长久。著书可以扬名，名盛也可以传书。但清人的近百种《尔雅》研究著作，或因作者的名气不大，或因著作的价值不是太高，使得著作不能传世或者传世不久的也占一定数量。但已经编入《尔雅诂林》这部巨著中的著作，失传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其中有几部较有价值的稿本，如董桂新的《尔雅古注合存》、冯登府的《尔雅古义补》、陶方琦的《尔雅汉学义证》，以及几部手抄本，如沈锡祚的《尔雅义疏校补》、周嘉璧《尔雅比类便读》，过去无有刊刻，今后也许唯依《诂林》是存。

3. 将原书剪裁裱贴影印，既达到了《诂林》分条排列组合的目的，原书又不失真。《诂林》除了补注、音释照录有关经注原文，在没有补充意见的情况下，为避免过多的重复，则删除经注原文

之外，基本保持原书原貌，诸书内容仅分散见于各条而已。原书文字错误，除尹桐阳《尔雅义证》，因附有校勘，编纂者根据校勘对原文作了改订之外，其他书籍一仍其旧，给研治《尔雅》者提供了可信的文献资料。

4.《尔雅诂林》的编纂出版，是继《说文诂林》创制剪截裱贴影印古文献之后的又一次实践。据《说文诂林纂例》介绍，编纂者曾经为此书的出版大为担忧，“篆真杂厕，卷帙繁重”，木刻则不易写样，铜印则缺字太多，而且书籍一旦重刊，文字又不免出错，校勘十分困难，“积思既久，忽得一法，将各种原书截长补短，裱若碑贴，然后付之影印”。这一方法对于经过剪截加工重新组合的古籍的出版，非常凑效。莫说木刻铅印，就是今日的电脑排版，也不及剪截裱贴影印之快捷，更不如剪截裱贴之准确。相信《尔雅诂林》的出版，也为剪截裱贴影印古文献提供了不少的经验。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

答读者书札

本刊1997年第1期《〈徐霞客游记〉版本考》一文系抄自冯岁平《徐霞客游记通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一书中部分章节。经编辑部反复核实，无误。对这种明知故犯的错误和不道德行为我们令抄袭者作出书面检查，并向冯岁平先生示意致歉，征求了处理意见，兹特向广大读者刊布。为避免此类事件发生，希望大家继续爱护学术研究园地，净化学术研究空气，经常给予本刊以监督指导。

《文献》杂志编辑部

1997.10.27